

《文赋》创作年代考辨

毛 庆

陆机《文赋》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篇重要著作，它上承曹丕《典论·论文》，下启刘勰《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文赋》的创作年代，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年来，在讨论《文赋》的一些文章中，涉及到陆机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矛盾、与形式主义文风的关系等，都和《文赋》的创作年代有关。本文对此拟作一点粗浅的考辨。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标明《文赋》创作年代的，是杜甫的《醉歌行》^①：“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因此，清代学者王鸣盛、何焯和今人郭绍虞、姜亮夫等^②，都认为《文赋》应作于陆机二十岁时，至少也是入洛以前，即三十岁以前。

应该指出，把《醉歌行》作为判定《文赋》创作年代的确切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杜甫此处是写诗，不是修史，而且其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却都作了这样的引证：

臧荣绪《晋书》：陆机少袭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这样引用是极不确切的。臧荣绪《晋书》早已失传，清代学者仅从各种文献中辑佚出了一些片断，其中关于《文赋》的一段话，被完整地保存在李善《文选·文赋》注里。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

京华，声溢四表，被徵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相见如旧相识，以文呈华，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两相比较，明显地看得出来，仇、杨的引文中间少了关键性的一大段。清代浦起龙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读杜心解》中给《醉歌行》作注时，就不引仇注，而直书“见《文选》”，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从所引《文选》注全文分析，象《文赋》这样一篇极负盛名的论著，如果作于入洛以前，应该在“积十一年”这段话前提及才是，使“誉流京华”的褒扬更为合理。至少也应在“以文呈华”处叙及，似更合乎逻辑些。可是臧荣绪在叙述前事完了又另起笔，这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文赋》是陆机入洛以后所作，决非入洛以前。

唐修《晋书·陆机传》也可作为一条重要的证据：“(陆机)二十而吴灭，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皖所以亡，欲述其先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及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传中录了《辨亡论》全文，而不提及《文赋》，这说明修《晋书》的房玄龄等，也不认为《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以前。

在唐代能看到的《晋书》，有二十多种，叙及《文赋》的决不只是臧荣绪的《晋书》，而李善注《文选》独取他的，足可证明臧说较可信。因此，我们认为《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以

后,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作于入洛后哪一年,我们也可以作些探讨,以资印证。

陆云文集里保存有他给陆机的三十多封信。其第八封全文如下:

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尔,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现,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谨启。

信中明确提到了《文赋》,同时还提到了《述思》、《感逝》、《羽扇》、《漏刻》四赋。我们知道陆云与陆机的信中曾多次讨论了文章的事。现在这封信中所谈到的文章,它们之间的写作日期,相隔必不很远。如果我们能确定其中任何一篇或两篇的写作时间,则《文赋》创作的确切年代也就不难类推,作出比较可靠的判断了。

我们看《述思赋》。这是其中的一节:

骸中心于同气,分威貌于异方。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苟彼涂之信险,恐此日之行旻。亮相见之几何,又离居而别域。

《述思》是“思”谁呢?显然是在怀念亲人,这是不成问题的。陆云《岁暮赋》序中有这样的话:“余祇役京邑,载离永久。永宁二年春,忝宠北郡,其夏又转大将军右司马于邺都。”这里“大将军”指成都王司马颖。永宁二年(三〇二)春,陆云在清河,夏转邺都^③,陆机这时正在洛阳。到太安二年(三〇三)十月,二人同时被诛。这以前,他们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因此,《述思赋》应为陆机怀念其弟陆云而作。从赋中流露出的悲愤伤感情绪看,也是符合陆机当时的处境的。《晋书·陆机传》载:“赵王伦辅政,引(陆机)为相国参军,

……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同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这段史实与《述思赋》中“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以及“苟彼涂之信险,恐此日之行旻”所描写的心境,当是契合的。根据这个判断,《述思赋》应作于陆机四十二岁的时候。

同样,陆云第十封信反映的内容,也能证明《述思赋》的写作时间。陆云在信中说:“《述思赋》恍自竭厉,然云意皆已尽,不知本复何言。方当积思,思有利钝,如兄所赋,恐不可须,愿兄且以示伯声兄弟。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故抄以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这里也提到了《述思赋》。而这封信又作于何时呢?陆云的《南征赋》序里有一段话:“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凌逼乘舆,天子蒙尘于外。自秋徂冬,大将军敷命。辟后,同恤社稷。乃身统三军,以谋国难。自义声所及,四海之内,溯漠之表,蒸徒羸粮而请奋,胡马歎塞而思征。四方之会,众以百万,军旅之盛,威灵之著,自古以来未之有也。粤十月,军次于朝歌,讲武治戎,以观兵于殷墟。于是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这里,还不妨把第六书和第七书也一并摘要如下:

陆云与兄第六书:云再拜。兵真凶事。生来初不见习,顷观之,正自使人意恶。羊肠转时极佳,问人皆不解……

陆云与兄第七书:云再拜。乃使熊黑之士,虢关之将,雄声泉涌,逸气风亮,超三军以奔厉,贾余勇以成壮……羊肠转时,命屏翳以夕降,式飞廉而朝兴……

我们知道,《南征赋》写的就是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共讨长沙王义这件事的,时间已经点

的很明确了。而陆云的第七封信也就是《南征赋》的初稿。在第六封信和第七封信中，都说到“羊肠转时”，这说明它们写作时间相隔不远。而第六封信的“初不见习，顷观之”，与第十封信的“前日观习”，也都是指的南征前的练兵。至于《讲武赋》，那题旨就是《南征赋》序里说的“讲武治戎，以观兵于殷墟”的意思。把这些信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的脉络是很清楚的。因此，陆云的六、七、八、十这四封信，都是作于太安二年。而陆云读到陆机《述思赋》，也自然应该是在这一年。

从第八封信中说的《感逝赋》，也就是《陆士衡集》中的《叹逝赋》^④来判断，可以得到同样的证明。《叹逝赋》序云：

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

从《叹逝赋》的内容来看，应作于永宁元年（三〇一），即陆机被齐王冏交付廷尉以后。这里提的年方四十，是就其整数而言，当时实际年龄该是四十一、二了，这与陆云信中说的“感逝赋愈前”，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因此，从《述思赋》和《叹逝赋》写作年代的确定，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文赋》作于永宁二年或太安二年（302—303）^⑤，即陆机四十二或四十三岁的时候。

可能有人认为，陆云在第八封信中说的“文赋”是指文与赋，不是专指《文赋》，要知道那是不符合陆云行文习惯的。陆云在信中泛指时，从不说“文赋”，而是用“文”或“文章”的字样。如“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不在”（第三书），“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第十一书），“但文实无贵于为多”（第十八书），“文章实不自当多……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第二十一书）等等，都可证明。再说，该信中谈到了五篇赋，“文赋”摆在中间，必是特指无疑。同时，陆云在这封信中，用的是一文一评的方

式，并没有总评。因而，紧接“文赋”的这段评语，只有对《文赋》而发才是合适的。他认为，《文赋》辞藻华美，但不“清”。这就是说，用赋这种体裁来表达许多含义确切的内容，是不大合适的，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所以才用了“不审兄呼尔不？”这样商量的口气。

也还可能有人认为，陆机入洛后，忙于机务，哪来时间写《文赋》？陆机入洛后，奔走仕途，沉湎官场，但自被齐王冏诬陷而后又为成都王颖力救遇赦，从永宁元年中到永宁二年底，直到太安二年作平原内史的一段时间，是他宦途失意的阶段，而也正是他有时间从事写作的阶段。“顿作尔多文”。他的思想成熟了，创作经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多了，这时，可以说只有这时，才是他“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写成《文赋》的恰当时机。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角度，把《文赋》和陆机的其它作品比较考察一下，问题当会更清楚。陆机的创作生涯，和别的作家一样，也分有阶段。早年的作品（主要是入洛前），以模拟为主。《辨亡论》模仿贾谊的《过秦论》，《七徵》模仿枚乘的《七发》，至于诗歌，几乎全是模拟之作。而陆机后期的文章，尤其是赋，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明显地区别于汉魏，并开六朝骈赋的先河，《文赋》就是其中的代表。象这样辞藻华美、理论精辟而又自成一体的赋作，早期的模拟之作是无法相比的。而“妙解情理，心识文体”的境界，也决非一个未经多少创作甘苦而历世又浅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所能达到的。能与《文赋》相匹配的，是陆机哪些晚年的作品，这里且不谈风格、气韵，单从句式的仿佛就可以看得出来。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文赋》）

弥年时其诂几，夫何往而不残。（《叹逝赋》）

嗟伊思之且尔，夫何往而弗臧。（《述思赋》）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文赋》）

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叹逝赋》）

亮相见之几何，又离居而别域。《述思赋》

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文赋》
或冥邈而既尽，或廖廓而仅半。《叹逝赋》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文赋》
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惠叹。《叹逝赋》

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文赋》
形网隆而弗色，理何远而不之。《漏赋》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
笼八极于千分，度昼夜乎一箭。《漏赋》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
其遣言也贵妍。《文赋》

其执手也安，其应物也诚，其招风也利，其播
气也平。《扇赋》

播芳蕤之馥馥 《文赋》

播鲜辉之茜茜 《扇赋》

如果说以上比较的都是赋，那末，再看这一
时期的文，也会有惊人的相似。

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文赋》
德无远而不复，恶何适而不追。《丞相箴》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文赋》

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囊勋之可矜，
暗成败之有会。《豪士赋序》

象这样类似的句式，在陆机早年的文中也是
没有的。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癖好的词句，陆机
在后期，经常用“缘情”、“寸心”、“八极”等
词语，这也是早期作品中少见的。从这些方
面进行比较，也将进一步验证我们上面得出
的结论：陆机《文赋》的创作，不可能是入洛
以前，只能是入洛以后，即在四十二岁前后。

① 有的文章作《醉时歌》，误，应为《醉歌行》。

② 王鸣盛，见《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何焯，见《义门读书记》文选部份；郭绍虞，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五五年版）；姜亮夫，见《陆平原年谱》。

③《晋书·陆云传》：“颖将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误。

④ “感逝”与“叹逝”音近而意略同。这同《扇赋》就是指《羽扇赋》、《漏赋》就是指《漏刻赋》（有的又作《刻漏赋》），是同一情况。

⑤ 永宁二年十二月改元太安。